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BU LANG ZU YI YAO JIAN JIE

布朗族

医药简介

金锦
赵文科
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布朗族

医药简介

金锦
赵文科
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朗族医药简介/金锦, 赵文科主编.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4. 6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ISBN 978-7-5152-0554-0

I. ①布… II. ①金… ②赵… III. ①布朗族—民族医学 IV. ①R2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0142号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布朗族医药简介

金锦 赵文科 主编

责任编辑 孙志波

装帧设计 韩博玥 张雅娣

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100700)

印刷 廊坊市三友印务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7.75

字数 101千字 彩插59幅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52-0554-0

定价 32.00元

《布朗族医药简介》编委会

主 审 马克坚

主 编 金 锦 赵文科

副主编 瞿广城 马克坚 方 路 侯凤飞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克坚 方 路 付 珊 陆宇惠 杨玉琪

金 锦 赵文科 侯凤飞 赵景云 贺铮铮

俞永琮 莫用元 郭世民 瞿广城

序

满族、鄂温克族、布朗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德昂族、阿昌族、哈尼族、佤佬族等10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整理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课题，也是一项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任务。这项工作，在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的组织指导下和有关民族地区一批专家的努力发掘下，从2008年启动到2011年结题，历时3年终于完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推动了当地的民族医药工作，而且编著出版了这套《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使无形的文化遗产变成了有形的文本记录。这是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为我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了一份可贵资料。

民族文化是民族医药之母。上述10个民族中有8个民族信仰萨满教或原始宗教即自然崇拜、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有两个民族信仰南传佛教。他们的宗教信仰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生命观和疾病观，以致传统医药中保留了不少“医巫不分”“医巫一体”“鬼神作祟”“神药两解”的成分或痕迹。这一点，最容易引起现代科学者的反感；有人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民族医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这正是民族文化难以回避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任何传统医药都有医巫不分的童年；另一方面，“神药两解”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有了变化，也有了新意，已不是一般的望文生义所能理解和愿意理解的。《黄帝内经》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见“五脏别论篇”）春秋时代的名医扁鹊说：“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这第六个不治，与《黄帝内经》“不可与言至德”内外呼应，成为中医脱离“医巫不分”的有力证明。但许多民族医药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纵然如此，民族医药仍不失为伟大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无数的政治家、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他们相信上帝、相信真主，经常遇事祷告，按着圣经宣誓，

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奇，而唯独中国的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对民族医药责难有加，苛求无尽，不欲其生。在长期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在认知文化多样性的今天，这种狭隘的“科学观”实在令人费解。

从总体上看，《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对每个民族医药的记述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本民族的基本情况、文化背景、民间习俗；二是养生观念、起居饮食、病因病原、诊断治疗等传统医药知识；三是草药资源和草药应用；四是医药历史和医林人物。其发掘整理的深度并不一致。有的如满医药、佤医药、哈尼医药过去已有人收集整理，出版过书籍。不过这一次做得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对民族医药的诊疗、方药的收集最为着力，但正如《阿昌族医药》的编著者所言：“这些治疗方法与用药经验以“碎片”的形式高度分散在各个阿昌医的头脑里，以本民族语言流传于民间。”其他民族医药也是大抵如此。特别是时至今日未发掘整理某些民族医药，其丢失衰败的程度已相当不堪。要完整地收拾这一片“原生态”的领域，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身怀绝技的民族民间医生，已如凤毛麟角。所以这一批抢救得来的10种民族医药资料，就显得尤其珍贵。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4年，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提出了继承发展民族医药的全面规划和整理发掘民族医药的具体任务。近30年来，发掘整理基本上接近完成，还有20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尚待发掘，他们主要是人口较少民族。数量虽少，但任务艰巨。因为他们都在边远贫困地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但作为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化，乃千百年来群众的创造与积累，源自乡村野老，长于草根之间，我们必须同等对待，同样珍惜。陶弘景曰：“或田舍试验之法，或殊域异识之士，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饼店蒜齑，乃是下蛇之药；路边地松，而为金疮所秘。此盖天地间物类，莫不为天地间用。”也正如赵学敏《串雅·自序》所言：“谁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因此，面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医药，无论其发掘整理存在多大困难，我希望通过总体安排，精心组织，再来一次抢

救性发掘整理，把课补完，以全面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是为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诸国本

2012年9月9日

前 言

民族医药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独特的医疗特色，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族医药工作，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扶持发展民族医药，使我国民族医药在发掘整理、推广应用、传承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为了进一步加快民族医药的发展，解决影响民族医药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民族医药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科技部于2007年启动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10个尚未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抢救性研究”属于上述项目研究的一个课题，课题编号为2007BAI48B10。研究目标为对于尚未开展发掘整理的傈僳族、布朗族、德昂族、怒族、阿昌族、哈尼族、佤族、鄂温克族、满族、佯族等10个民族医药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针对我国各民族医药目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现状，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民族医药发展研究报告，提出民族医药发展对策建议。

“布朗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是“10个尚未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抢救性研究”的子课题之一，子课题编号为2007BAI48B10-02。研究目标为对尚未开展发掘整理的布朗族医药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编撰《布朗族医药简介》，对布朗族医药进行原汁原味的保留、保护，为今后开展布朗族医药的深入研究提供科技支撑。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组织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对布朗族医药进行规范性挖掘整理研究。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为“布朗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子课题的承担单位。2008年以来，在国家、省、州、县、乡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指导和协助下，课题组成员深入布朗族聚居区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乡，西定巴达乡、临沧市双江县邦丙乡、普洱市澜沧县惠明乡等地区，灵活运用专题座谈、人物访谈、实地调查、问卷调查、表格调查、文献查阅等研

究方法,进行了实地调研,行程两万余里,实地走访了百余人次,走访了多个布朗族民间医,对十余位布朗族民间医代表人物进行了专访,首次较为全面地对布朗族民间的诊疗经验进行收集整理。实地调查到布朗族常用药材50余种,收集了多种布朗族医药常用单方、验方。在公开出版物中收集到布朗族药物种类58个,单方、验方、复方共62首。进行了布朗族医药发展历史沿革、常用的医技医法、对于疾病的防治与养生保健的认识、常用的药物和单方、验方、秘方以及文献资料等的发掘整理研究。

通过3年多的抢救性发掘整理工作和研究,初步揭示了布朗族医药的现状和了解了布朗族医药近代的演变过程,基本证实了布朗族历史上确有本民族医药存在。现在的布朗族聚居地区,每个村寨一般有1~2名会本民族医药的民间医,在当地居民的疾病防治、健康保健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主要治疗常见病,如骨折、跌打损伤、风湿疾病、肝病、妇科、胃痛等。诊治病种涉及内科(扁桃腺炎、哮喘、肾病等)、外科(跌打损伤、关节炎等)、妇科(月经不调、月子病等)、泌尿科(肾结石)、传染性疾病(肝炎和结核等)、风湿病(风湿)、肛肠科(痔疮)、皮肤科(无名肿毒、顽癣等)等方面的疾病。诊治方法多为望、闻、问、切、触。对常见病的传统疗法多为拔罐、刮痧、揪痧、针刺放血、推拿按摩等。用药就地取材,多用草本、木本植物的根、茎、叶、花、果或全草以及动物药入药,特色是主要以新鲜药物为主药,配方药剂多以煮服,间有用酒、水送服。用药具有单味多、复方少的特点,一般分为内服和外用两种。外用法主要有洗、泡、敷患处等。医术简练实用,易在民间推行。

布朗族虽是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但也客观存在着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医药。目前处于抢救发掘整理的起始阶段,非常有必要继续进行系统的抢救性研究。布朗族医药的现状是有本民族的民间医、有本民族的特色诊疗方法和药材、对一些疾病有治疗效果,切切实实地发挥着作用,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它的医疗作用和学术价值,布朗族医药具有深度研究开发的意义。由于布朗族医药同样具家传性、保守性、单传性、口传性、散在性、非系统性、非理论性、有民族语言而无民族文字和文字资料较少等特点,对布朗族医药的现状的调研成为发掘整理的主要方法,应采用更加科学规范的方法进行追踪

研究。

本课题的顺利实施，为今后继续开展布朗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依据，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对布朗族医药继续抢救发掘整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目 录

第一章 布朗族基本情况·····	1
第一节 概况·····	1
第二节 民族的起源与变迁·····	2
第三节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1
第四节 自然环境及资源·····	16
第五节 语言文字·····	19
第六节 民俗文化·····	21
第七节 宗教信仰·····	33
第二章 医药发展历史沿革·····	38
第一节 医药沿革·····	38
第二节 卫生发展·····	41
第三章 医疗经验·····	44
第一节 传统医药·····	45
第二节 民间非药物疗法·····	47
第四章 防治疾病与养生保健·····	50
第一节 防治疾病·····	50
第二节 养生保健·····	52



目 录

第五章 文献收载药物·····	61
第一节 药物·····	61
第二节 方药·····	78
第六章 医药人物介绍·····	84
第一节 专家简介·····	84
第二节 民间医生·····	87
第七章 药食同源与神话传说·····	98
参考文献·····	108
后 记·····	111



第一章 布朗族基本情况

第一节 概 况

布朗族是云南省25个世居民族、16个跨境而居的民族、15个特有少数民族、7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本民族文化。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云南省布朗族人口数约为12万人。主要聚居于滇西南和滇南地区，即：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和保山市。其中，西双版纳州4.8万人，主要分布于勐海县和景洪市等地；临沧市4万人，主要分布于双江县、永德县、



云县和耿马县等地；普洱市1.6万人，主要分布于澜沧县等地；保山市1万人，主要分布于施甸县等地。因此，从人口分布来看，布朗族的主



体人口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临沧市。如果以县为基本地域单位划分布朗族人口的分布范围，布朗族共分布在75个县里，其中，1万~5万人的有勐海县和双江县，5000~1万人的有永德、云县、澜沧、施甸等县，1000~5000人的有景洪、耿马等市（县），1000人以下的有65个县。以聚居为主，部分散居或混居构成了布朗族人口分布的总格局。布朗族具有人口面增加、扩散之特性。

第二节 民族的起源与变迁

一、族称族源

布朗族的先民在先秦时期为百濮的一支，汉晋时称“濮”，唐宋时称“朴子蛮”，元明清时称“蒲蛮”。新中国成立前，布朗族有多种称谓，自称因地区而异，有“布朗”、“波朗”、“翁拱”、“蒲满”、“乌”、“阿娃”及“本人”等。他称则因民族而异，有“拿娃”、“蒲蛮”、“阿别”、“卡坡”和“乌”等。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永昌一带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区，部族众多，分布很广，很早就活动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各地。“濮人”中的一支很可能就是现今布朗族的先民。自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下辖牂牁（保山）、不韦（保山以南）等县，濮人活动的地区就纳入了西汉王朝的郡县范围。在西晋时，永昌濮人中的一部分向南迁移到镇康、凤庆、临沧一带。隋唐以后，文献记载有所谓“濮人”、“扑子”、“朴子”、“扑”、“蒲满”、“蒲人”等名称，其分布更为广阔，唐宋时期，“扑人”受南诏、大理政权统治；明朝设顺宁府，以蒲人头人充任土知府。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布朗族。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统称为布朗族。



布朗族的先民是濮人的一支（图片来源：互联网）

布朗族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是从汉代开始的。东汉时期(公元1世纪)，在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设置博南(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不韦(今保山市施甸县)、嵩唐(今保山市)等县，居住有一种“哀牢”人。而《董难·百濮考》记载，哀牢即永昌的濮人等条资料，从而得出结论说：“永昌濮族亦称哀牢。”

古代永昌郡范围内的濮人，由于分布地域广阔，所处的环境不同，其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分布在城镇附近和交通便利的部分濮人，逐渐融合于周围先进民族中，而另一部分自汉代以来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由于这种狩猎和采集经济的不稳定，濮人的迁徙活动甚为频繁。此外，大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政策，也引起部分濮人的迁移。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汉皇朝在哀牢区设置了永昌郡，统辖现今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及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各县境。其统治和压迫日益加深，引起濮人部落武装反抗。后来昆明人首领卤承率兵为东汉皇朝效劳，打败了濮人，迫使部分濮人南迁。封建统治者还用行政手段强迫另一部分濮人迁移。



到了西晋惠帝元康末期，在所谓“南夷作乱”的相互混战中，永昌濮人又一部分向南移至永寿。

唐代后，布朗族先民——濮(朴)子蛮的分布，“开南、银生、记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就是说到了唐代，上至今迪庆香格里拉县和维西，下至今西双版纳都有布朗族先民。南诏奴隶制国家，曾经强征其统辖区域内的诸落后部落人民。《蛮书》卷四就描述了当时被南诏驱赶上战场的“扑”人被唐朝军队俘虏后的情况。

宋代，大理国兴起，基本上继承了南诏时期的统治范围。在今景东、景谷、镇源等地，原是“扑”(布朗)与“和尼”(哈尼)所杂居，后来部分地区曾被“金齿白天”(傣族)占据。



元明时期，布朗族先民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包括顺宁(今凤庆)、永昌以及今西双版纳一带，景东、景谷仍有少数分布。

明代，蒲人的分布与元代基本一致。中央封建皇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蒲人地区的统治和联系。明洪武年间复设顺宁土知府，为蒲人的一个主要聚居区。明代中叶以后，在永昌府属境之凤溪、施甸二长官司辖地及西北部的十五喧三十八寨(今保山西北)是“蒲人”的一个聚居区，在永昌南部之右甸亦有“蒲人”居住。

清代，蒲人的分布区域与明代无甚差异，与现在也大体一致。



二、历史演进与发展

布朗族的历史上溯到商周时期。从那时起，濮人就一直居住在古永昌郡属地东西宽3000里、南北长4600里的区域内，是云南省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由于居住区域广阔，各地濮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互相不同，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很不平衡。多数濮人自汉晋以来一直处于狩猎和采集等收入极不稳定的经济社会之中，迁徙较为频繁，加之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也迫使部分濮人不断迁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濮人一直与周围的汉、傣、哈尼等民族杂处而居，各民族之间长期的经济生活交往，使得部分濮人逐渐与周围的民族融合，成为其他民族的一部分。濮人内部亦不断分化，部分分化为当代佤族的先民，部分分化为当代德昂族的先民，只有少部分发展成为现代的布朗族。布朗族的历史，是一部古代濮人不断迁徙、融合和分化的演进史。



美丽的布朗族姑娘（图片来源：互联网）